

老枣树下的笑声

□宋聚新

累硕果，周而复始。

岳父家院子的一角紧挨着茅房的地方长着一棵歪脖子枣树，黑褐色满是龟裂的树干，长到一米多高光景，几根树枝向四周伸展开去，虬枝盘绕，错落有致，向上努力伸展再伸展，长成一个硕大的树冠，华盖峥嵘。

枣树像一个和蔼的老人，粗糙皮肤，弯腰低眉，擎托着子孙们，创造着美好的希望。一年到头，它默默地在那里，朴实无华甚或模样有点丑陋，平时也没人注意到它，即使四五月间迟开的小花也不与桃李的姹紫嫣红争奇斗艳，只暗香浮动，沁人心脾，带给人一丝惊喜，却从不表功不倨傲。

秋天，一颗颗枣儿似珍珠、似玛瑙，挂满枝头，红的、青的、白的，白里透红，青里透红的，摘一颗含到嘴里滑软细腻，嚼一口丝丝香甜，却甜而不腻，一如它的内敛沉稳，奉献的却是那样多。枣花酿成的蜜是花中上等的好蜜，枣子可以生吃，可以蒸煮熟了吃，可以做枣馍、做枣花糕等等，枣有着润肺益气之类的功效。

枣子熟了，任人爬上爬下，用个长杆打枣，枣像下雨一样纷纷落下，还有些树叶、小树枝也随之落下，明年还会结出累

大约这就是乡愁或思乡情结吧。枣啊，寄托了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。

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是枣树，院子里三棵大枣树，房后有一棵老枣树，其余几棵都像柿子树那样的长不大。听奶奶说，那些枣树都是爷爷在的时候栽植的，闹饥荒的那几年，枣叶枣子救了全家人的命，吃了它浑身就像注入了枣的顽强生命力。

我是老枣树看着长大的。除了母亲，我和老枣树最亲。每年燕子飞来的时候，我就围着老枣树转悠。终于看见青蒙蒙的芽儿了。终于开出黄盈盈的小花了。老枣树上长出一颗颗青粒儿的时候，我就闹着母亲去摘。母亲说，枣红了才好吃。

我浮想联翩着，大伙正欢快地下枣、拾枣的时候，内弟带着妻儿来了，是来接岳父母回城的。他们也加入打枣拾枣大军。一会儿，我两个连襟也带着妻子儿女赶来了，大家边说笑边干活，几个性急贪吃的边拾枣边擦擦枣就吃，岳母嚷着“别吃坏肚子了！”端来一盆清水让大家把枣洗干净了再吃。

内弟八岁的小儿子大概从小在城里长大，没见过这场景，好奇地踩着梯子爬上树杈。内弟上树踩着树杈摇晃树，妻子用竹竿够不着的枣儿纷纷离开树枝落下来，又像下了一阵狂风“枣”雨。落地的枣儿仿佛一只只欢蹦乱跳的兔子，满地撒欢。孩子们小跑着来回追逐着去捡，心里浮泛着欢喜快乐的泡泡。大家欢喜地捡枣，开心地



与小孩子们逗乐。欢声笑语与红枣簌簌落下的声音汇成一曲快乐的交响乐，飘满了小院，连墙角的狗尾巴花也在笑。

树冠东摇西摆，宛若领首微笑，又似狂风大作，妻子单薄的身影像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颠簸。我提醒她要抓牢踩实，别掉下来喽！妻子“咯咯咯”地笑着，连声说不用担心，大树粗实着呢，还挺好玩。不大会儿功夫就盆满钵满了。树上挂着零星的青枣，顽强地坚守着，像孩子恋着母亲舍不得离开。

吃过午饭，岳母把枣分成四份给儿女们，让他们带家去把红枣晒干了做枣米饭，过年蒸枣馍，青枣留着当零食或是做枣馍，又一再叮嘱食用方法，惟恐糟践了枣儿。

这时，鲁莽的二连襟冒出句“把枣树砍了”，也说不出什么理由，大概是看着枣树样子丑陋吧，立刻遭来人们一致反对。

内弟说，他从记事起枣树就那么大。年愈古稀的岳母一脸沧桑地回忆说，从她嫁过来这棵枣树就长在这里，不知是

哪辈先人栽植的。

一向沉默寡言的岳父说，他小时候全家人就在这棵树下纳凉消夏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孩童时光，是时代的见证者。大家听着，看那棵枣树愈加得亲切直至可敬，她就像一位无言的老人，慈爱地守护着子孙们，坚守着故园，不离不弃。一辈辈的人来了，又走了，像是过客，它却留下了。

我们仰望它，它身上的一道道裂纹，就是一圈圈历史年轮，秋风刮起疏影摇曳，绿叶重重，那不就是历史的风云，诉说着多少的烟消云散的故事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先人栽下的果子给后人唇齿留香，不就是惠泽子孙荫庇千秋吗？！

二连襟为自己的冒失而羞愧，他走上前去轻抚着，摩挲着，眼神温润，喃喃自语，似在与枣树对话，宛若孩子在老人面前温顺恭从。终于听清了，他说，这是我们的根，大家从这里奔向四面八方，终要落叶归根的。他一定会替大家看护好这棵老枣树。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点头，都深信，一定会的。

总想练武术

□陈广存



每当走到农村老家村东小河旁，我总会驻足逗留，极力寻找往年人舞棍弄棒的飒爽身影，如今已不复存在。昔日一眼望不到边的小树林已被排排农家小院所代替。但是，往年村人在这里习武强身、交流武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，那精湛的技艺仍让我叹为观止。

黄河大堤像一条龙，我的老家杨屯村正跨在龙背上，村人经年耕作着大堤内外的土地，永无休止地在堤坡攀爬劳作，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收获，大堤上下被踏出无数条蜿蜒小路，练就了村人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毅力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村人们便喜欢舞枪弄棒，自我

记事起，村东小河岸随处可见习武的男女老幼。有的是自发练习，有的是参加村里的组织，当时如果谁家的孩子愿意习武，不用缴纳任何费用，武师也是村子里技艺较高的人免费任教，所有武术器械由村里添置，可随意使用。印象较深的是村里积蓄了好久非常“奢侈”地买了汽灯，晚上挂在村中央，耀眼地亮，以供村人习武用，吸引着众多男女老幼聚拢来。

据家人讲，我的祖辈父辈也精通武术，曾祖父曾练就一定的功力。村子里曾有一个活动，可能是村里人有婚嫁喜事，笨重的大木轮车在泥泞中不能

前行，他老人家竟能力举而过，我没有亲眼见过，只是听他人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不由陷入深深的敬重和难以想象的惊叹。

但是，祖父的表演我还是有幸见得的，一直让我难忘。那次是河南来了几个切磋技艺的人，祖父在院子里脱掉大袄，大步流星走到院子中央，从腰里掏出七节鞭。他甩开步伐，将鞭子舞动开来，越舞越快，以至于人影模糊，掌声此起彼伏，我看得激动兴奋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从此以后，祖父的这次切磋成为自己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。祖父兄弟四个，目前健在的只有四爷了，四爷八十多岁了，但他身板硬朗，精神矍

铄，对武术情有独钟，当谈到武术的时候，他就眉飞色舞，不由得讲起过去的故事，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拳脚来，动作之利落，看得出他老人家的武术功底之深厚。

为了让本家孩子学好武术，二叔也煞费苦心在院子里腾出三间房子，召集全家侄子辈10余人进行习武，他亲任武师，从舒展四肢等基本功开始，一招一式，一丝不苟。虽然我参与了习武，但没坚持下来，慢慢地溜号了，叔叔也没有深究。兄弟们中有比较突出的，达到了二叔的预期目标，现在他们的身体状况非常好，都得益于当年的习武经历，看着他们，自己难免有些遗憾。

虽然如此，对于武术我始终关注，村人的武术活动总要先睹为快。不仅如此，我时常缠着老年人讲村人艺高胆大的传奇故事——陈福师老爷爷手摇蒲扇，竟让七八个日本鬼子无法近身；陈隋灿爷爷拳头撼树而叶子落地。这些真实的故事都让我振奋，让我赞叹。

忘记哪一年了，亲眼看见

的是，村子里有几位青年汉子，他们脱光上身，四肢支地，腹部朝天，形成拱形，在裸露的肚皮上，放一石磙，自发发力，石磙竟能在他肚皮上来回滚动，持续很长时间。有的是在肚皮上放一碾盘，周围好几个青壮汉子，举着大锤，一直将那碾盘砸个稀巴烂为止，而碾盘下面的人面不改色心不跳，观者无不惊叹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每每将此事讲给他人时，无不唏嘘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，对经济的追逐越来越多，对习武强身的要求越来越疏远，循规蹈矩坚持习武的越来越少了。如今，广场上或小公园，各种健身活动卷土重来，四处涌动着健身热潮。有的跳舞，有的舞剑，有的打太极，有的甩鞭，有的溜冰，有的踢毽子，看着看着，我就会陷入深深的沉思，无论昔日的习武强身，还是今日的养生保健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，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凝聚。看着健身的人们，总想练武术。